

恨海孤舟记

礼和礼义、礼和礼制、礼和礼俗、礼和礼制上两重区别。而且从命名上这两个礼称的内涵也是相互沟通的。礼曰云云，这一天的事，令人高兴于

雙雙和蝴蝶是兩種相互愛戀的小動物，它們並大

礼拜六小说

姚鵠鵠著

胡世杰派

魏绍昌主编

嚴禁翻印

违者必究

春风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恨海孤舟记》是民国时期旧小说中的名著。小说内容以上海为中心，以清末民初为背景。主人公赵栖桐是个少年名士，诗文领袖。当时因辛亥革命爆发、京畿震动，他离开京师大学堂，应邀去上海协办《东海日报》。从此出入于秦楼楚馆，日日饮酒看花。他先后两入情关。先对花云仙一见钟情，花云仙嫁人作妻后，他又爱上灵芝，更加缠绵入骨。他去云南督军府任职，两人一场生离死别后，音讯断绝。待他从云南回到江南，在杭州与灵芝意外相遇时，灵芝已迫于母命，委屈嫁人。两人隔船相认，一样伤心欲绝。最后他看破人生，抛官弃职，离家求道，黄鹤一去，湮没无闻。灵芝却为丈夫所骗，又流落到京城的青楼馆中。该书与一般社会言情小说不同，人物情节，多出据史事，加以影射。如书中的“东社”，即民初的文学团体“南社”，庄乘伯即章太炎，张樵江即宋教仁，刘伯申即刘师培，胡芷洁即何震，谢柏山即蔡锷，柳白公即杨度等等，皆一目了然。其他人物事件，亦多有隐指和暗示。因此读小说时，可以获知许多民初的社会掌故，会对当时的政情与民风多有体悟。

目 录

第 一 回	赋河梁黄鹄举南风 归故里金樽开夜月	3
第 二 回	光阴逆旅慷慨悲歌 风雨飘零名姬身世	11
第 三 回	集朋簪酒半谈诗 见椿萱江头息影	19
第 四 回	清凉山题壁记鸿泥 雪葩阁飞花来旧燕	29
第 五 回	入天台曲罢访云娘 读菊榜尊前思日下	38
第 六 回	赵栖桐题画写闲愁 陈彦华当筵惊绝艳	46
第 七 回	宴良辰两度觐惊鸿 话妆楼一言遗玉玦	57
第 八 回	易水风寒畸人北去 灯楼梦暖旧燕归来	66

第 九 回	传逸事一怒却狂且 集吟朋千言歌紫稼	73
第 十 回	王子丹独游锦秋墩 张樵江集议万牲园	82
第 十 一 回	人面桃花尊前感旧 春风红豆子夜歌新	89
第 十 二 回	酒阑人散一笑却留髭 雨霏云尤三生成梦影	99
第 十 三 回	王子丹论才思旧雨 陈彦华失意赋新婚	107
第 十 四 回	风絮飘零尊前思别恨 关山迢递灯下话离愁	115
第 十 五 回	进洞房小妇独含愁 庆中秋佳人温旧梦	124
第 十 六 回	张樵江海上遭鲸鲵 庄乘伯车前中罗弋	135

第十七回	风尘书剑一病滞长征 谣诼蛾眉良宵歌赤凤	146
第十八回	痴萧郎题帕绝闲情 病云娘抄经消绮孽	154
第十九回	掩素帙追悼对遗容 过名园伤怀思往事	163
第二十回	昆明池子丹赴难 黄歇浦髦公成仁	172
第二十一回	秋萧瑟良宵倾夜话 病缠绵函札诉深情	183
第二十二回	刘伯申初走长安道 张凤孙偷传玉诏辞	194
第二十三回	龙漱穴受骗中央园 李完用呼冤外交部	202
第二十四回	平大杏喜怀劝进表 胡芷洁气走醉琼林	210
第二十五回	风月场柏山权濯迹 美人计公子小窝心	219
第二十六回	双宿双飞鹣鹣鹣 千山千水雨雨风风	227

第二十七回	带子沟伯生谈道 麦伦城子丹移书	234
第二十八回	俏佳人雅重分金义 老嫖母新翻十索歌	247
第二十九回	见尹邢堂前申大义 走风尘筵畔发长吟	255
第三十回	珠惹苡截发明同心 鸩鸟憎鸾移根换土	266
第三十一回	玄都山巧逢铜剑老 红云儿错咏定情诗	276
第三十二回	画船细雨往事成尘 流水落花诗禅面壁	287
第三十三回	黄绣谷遇旧桐花庄 鲍德云归结孤舟记	299

附 录

序言	308
著余杂缀	309
编余赘言	魏绍昌 314



(本书插图系原版插图)



(图说故事本)

第一回

赋河梁黄鹄举南风 归故里金樽开夜月

憔悴青袍老岁华，歌离伤别自无涯。天公位置非无意，强作江南小说家。十年人事几沧桑，金粉楼台半夕阳。写就子山思旧赋，墨痕泪点费评量。金樽桦烛筵筵开，花底传歌缓缓来。醉卧哪须思锦瑟，一弦一柱总堪哀。

晚拂征衣谢软红，高楼夜半起霜钟。五陵旧侣休相问，但是春来总病中。

却说那年岁在辛亥，清政堕纲。义军突起，武昌首义，四远从风，清政府派兵南下，京城宣布戒严，顿时五城内外，纷喧扰攘起来。那些八旗子弟，还没口子说着皇恩浩荡，小丑跳梁，官家大兵一降，立刻可以荡成齑粉。皇室亲贵，每日里依旧选舞征歌，还他的天潢气度，最可怜是那些南方的穷京官，平日坐驴车上衙门衙到以后，便算人生之责已尽，一月几两银子的官俸，还要在胡同里逛逛，如今平白地闹了这个大乱子，哪得不惊慌失措，成日价奔东奔西，打听消息。

那八月十九这一天，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忽然起了一个谣言，纷纷传述，惊得个个面如土色，说步军统领桂春，已奏过隆裕太后，即晚严闭内城，搜杀汉族。那汉族之中，还拣没辫子的先杀起来，那最可危的，便是京师大学和译学馆两个学堂，因为那时清政府虽未推翻，这剪辫之风，却已大盛，凡是稍为有些思想的人，早已并刀一割，把那三百年耻辱的留形除去。可是这其中学堂里学生又格外多些，这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大学堂里夜课已散，静悄悄的四无人声，小操场上几株残柳，扶疏摇曳，射出一片月光来。树旁边石磴子上，有两个人对坐着说话，那两人辫子都已剪去，都穿着深蓝的制服，束着带，足上一色的黑布校靴，那个坐在左边的，生就一个狭长脸，凸着下颔。唇上边微微有些须影，说起话来操着无锡口音，只听他朗朗的说道：“这个乱子闹大了，今天洋教习来说，他们从明天起都要预备回国，不上课了。还说政府要起用袁世凯呢。”右边那个接口道：“他们对于袁世凯的评论怎么样？”左边那人道：“也不很清楚，但是大半都说他是大政

治家。栖桐兄你看怎样呢？”右边的把眉一扬，摇着头说道：“依我看来，政治家这个名词，在今在昔也大有分别。治世能臣，乱世奸雄，这是说操莽时代的人物。若是民主国体，共和政治，却要有道德信惠的政治家，光明诚实，才做得万民之公仆呢。而况他还比不上操莽，只好算个朱温、石敬瑭罢了。梁甫兄这事且不必谈他，我倒要问你，这几天可见姚玉芙没有？”左边的笑道：“算了，算了。赵栖桐真是陈叔宝，全无心肝。这是什么时候？还问这个呢？学堂要停课了，我们还是预备归计吧。”栖桐忽地款的站了起来，把着柳枝昂首朗吟道：“百年三万六千日，匹马东西南北人。”又道：“沧海横流，处处不安，我们还说什么归不归！梁甫兄，你好呆也。”梁甫听了，低着头，一声儿不言语。栖桐拓地放开脚步，在草地上乱打圈儿，走了一会站住道：“梁甫，你预备几时走？”梁甫道：“也总在这几天之中。不过我们那位总监督刘幼云，他还是睡在鼓里般，说荫昌一去，南方即平，学堂尽管照常开学呢。”栖桐笑道：“他知道什么！我明天还是去见见敬斋先生，道个别，溜风跑出京另图事业吧。”梁甫也站起来说道：“凌敬斋吗？去见他也好。明儿一路去吧。”说着两人步出操场分头归寝。

第二天果然洋教习纷纷请假，监督不得已挂牌停了课，各学生便也纷纷请假回里。在下偷这个空儿，便把那两个的姓氏家世表白一番：

赵栖桐是江苏通州人，家世经商，颇称富有。栖桐十岁能文，下笔千言，且是流览捷疾，一目十行。经史百家，略能暗记，十七岁上，考入北京大学。那校中文科教员凌敬斋先生，最赏识他，说是江南独秀呢。梁甫姓苏，常州无锡人氏，是个世家子弟，捐了个郎中，分发了度支部。闲着没事，便也进了大学堂读书。他两人平素相处最厚，没事时常常同到操场上散步谈天。

次日早晨，栖桐起身，吃了早点，请了假，便在门外雇了一辆胶皮车，一直往棉花头条胡同凌寓来，却不道凌敬斋已出去了，只得怅怅而回。回到校中，料理了一回行李，写了几封信。这时学堂中学生已散去大半，讲堂尽闭，偌大一座饭厅，开上一两三桌饭来，看学生时才不满二三十个，顿时觉得鸟语空庭，花香幽砌，人踪寂寂，满目荒凉。栖桐忽然感触，拈起笔来，成诗一首，便把来粘在壁上。内中有两语是“红羊换劫天无语，黄鹄摩空夜有霜”。后来给总监督刘幼云看见了，便说他次句有莠上辍耕之意。等栖桐来请假，便传进去，大大教训了一番，再三叮咛归里之后，切不可为人诱惑，经营不端，只在家里静听开学的消息罢了。栖桐听了，也只付之一笑。当时收拾了行李，和梁甫两人，

雇了一辆大车，径至京奉车站，买票上车，不一时到了天津，却已暮色苍茫，满街灯火。

那时遼海回南之人十分拥挤，各处客店都已住满了，好容易寻到一家往来熟识的旅馆，商量再三才腾出一间茶房住的屋子。两人安顿了行李，看那屋子方方不满两丈，上面一个阁，下面一扇木板搭的铺，桌子也没一张，满屋中堆积了行李，连转身的地位也没有。两人皱了皱眉，无可奈何，只得住下。梁甫便出去打听轮船开行的日期。

栖桐闲着没事，想起一个在京的同乡朋友，也寓在这里旌德坊，离此不远，便想去访他。当下换上一件衣服，招呼茶房锁好了门，走到街头，不过半里多路，便已到了旌德坊。问明号数，敲门进去，只见一所屋子，不上六七间，又小又矮又旧，那租金却每月要一百元。四家人家分住了，真是瘦于斯食于斯。这时是逃难的光景，自然得此已为乐土。这位朋友，殷殷勤勤的迎了出来，请栖桐到一间屋子里坐下。那屋子才一丈来见方，四壁满堆着箱笼行李，两人找了椅子坐下，朋友问行期，栖桐说：“还没有。”那朋友说道：“我来了这里，已听得各处纷纷独立。登莱昨有报告，民军已经占据了，并设立都督府。江苏昨天也没安电到京，怕也独立了呢。”栖桐点头道：“我也早料到如此。此次民气郁勃，一发而不可收，大势如此。不过北京城里的官僚，还在那里做太平梦罢了。”那朋友道：“栖桐，你这回回南，打什么主意呢？你的文誉人望，都不在人下。若使稍为与世违迤，倒很可以去混它一混。”栖桐长叹了一声，更不言语。

时已午正，下人们捧上饭来，两碟两碗，开了一瓶玫瑰酒，两人便对酌起来。栖桐酒量本佳，这回身在乱离之中，茫茫天地颇有投止无门之感，更觉得百感交集，于是酒兴欲涌，便干了一杯。那朋友道：“听说汪立箴近日已释放了，民政都和检察厅都很优待他，善善还请他到邸第里去谈话呢。”栖桐笑道：“这是清人抱佛脚的心理，可惜已来不及了。况且事到急难，姑行笼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白白的费了这一番心，有谁来领你这盛情呢？”说得那朋友也笑了。

两人谈了一会，不知不觉一瓶白玫瑰已经告罄，方才吃饭。这时大家忙着预备回南，栖桐也不久坐，告辞出来，回到寓中。梁甫接着说道：“轮船票已经买好，船是招商的新铭，后日晚上起碇。晚上两人同出去洗了个澡，买些送人的东西，便回来睡觉。

两天易过，到了那开船的一天，栖桐、梁甫收拾好行李，算结了栈账，押着

行李到轮船码头而去。这时人多眼瞎，他们又没带下人，行李又多，很觉得累赘，梁甫累的一身大汗，方才把行李放好在房舱里，打开了铺盖，一眨眼却不见了赵栖桐，梁甫大吃了一惊，要出去找寻，又苦于行李没人照管，只得耐心守候。等过了半点多钟，才见赵栖桐笑吟吟挽着一个少年的手走了进来。梁甫嚷道：“你到哪里去了？好自在。”话还没说完，电灯光下照见那同来的少年，翩翩玉立，神采妩媚，不觉一怔。只听那人笑道：“苏老爷，许久不见了，不想会在此地碰见，真巧哪。”梁甫仔细一看，才哈哈的笑道：“原来是香元。你怎会碰见栖桐，这也奇了。”栖桐笑道：“说来话长，还是不说吧。香元你且坐下，我们今日一见，不知几时才能够会见呢。原来那少年便是童伶小香元，和梁甫栖桐都认识的，于半年前已出京，在天津搭了东天仙，这天香元方坐着车子到戏园子去，劈面碰见了栖桐而梁甫的车早已过去了，所以没知道。当下大家下了车，立谈一会，栖桐同他近来的境况，香元也问他京里的情形。异地话旧，大家有些依依的情况。栖桐便说要上轮船，香元笑道：“咱们许久没谈谈，才得见着，你又忙着要上船了。我送你去一趟吧。也好多谈会儿。”栖桐笑道：“很好。况且苏梁甫也在船上，只你有戏呢？”香元一摇头道：“不要紧，时候还早呢。”香元是坐马车，栖桐依旧坐胶皮车，同到船上。梁甫笑道：“咱们俩今天真是苦乐不均，我忙着招呼行李，昏头昏脑的累的了不得，你却遇见香元，写写意意的谈心，真是老天没有公道。”栖桐微微一笑，把着香元的手也不开口。香元接口道：“苏老爷，你那玉芙很念你呢。上回他有信来，说你替她做了一篇传，登在报纸上，赞的要不得，有没有？”梁甫笑道：“只不过写着玩罢了，她又当作一件事，巴巴的写信来告诉你。”香元忽地回过头来，看了栖桐一眼，见栖桐正怔怔的看着他，便笑道：“瞧什么？难道你不认识了吗？”栖桐笑道：“我爱瞧你，便要瞧个饱，也说不出来是瞧什么。”香元抿嘴儿一笑道：“你既爱瞧，我索性送个东西给你。”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个纸包，打开来是两张照片，说道：“真巧呢，这是上礼拜照的刚去取了来，我还没到家呢，就送给你。”梁甫道：“照片有两张呢，自然我也有份的了。”香元也授一张给他，站起身来说道：“我要去了。两位一路保重，得暇可通个信息来往。”又执着栖桐手道：“我和你说过的话，不要忘了。”栖桐只点了点头。梁甫笑道：“他什么事情都会忘，惟有你托他的事情，是忘不掉的。你放心就是。”香元横脸一笑，便道了一声珍重，翩翩的走出房去。栖桐梁甫站在房门口，直望他上了岸，才回到房里。一宿无话。

次日凌晨，船已开行，恰值顺风，下午已到塘沽。赵苏两人，因倦怠已极，





酣然一觉，直到此时才醒。过了塘沽，便入黑水洋，浪头汹涌，船便颠簸起来，幸而两人老于海行，谈天吃喝，不以为意。明天到了烟台，才知道登莱果已独立。

话休烦絮。船中过了两天三夜，便已进了余山口，不过几个钟头，已停泊在金利源码头。船中搭客，无不归心如箭，一听到了，顿时纷纷预备上岸，人声嘈杂。赵苏两人已遇到了一个惠中旅馆接客的，便把行李等物，一概交付与他，自有他招呼小工搬运。两人上了岸，各叫了一辆黄包车，径向麦家圈惠中旅馆而来。上海地面上事事物物，变迁最速。两人到京三年没有回来，一经到了，举眼河山，风景大殊，别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只觉得见了马路旁边的电杆店招，也有久别重逢之意。不多一刻，到了惠中。招待员招呼进去，看定了楼上十八号房间。茶房进来先打了两盆脸水，冲了一壶茶，问二位少爷可曾用饭没有，或是叫菜，或是开本馆厨房的饭菜。两人因才吃过，还未觉饿，便回说不要了。他俩在船中闷了三日，又受了风涛颠簸，很觉有些头晕眼花，疲惫异常，便说：“我们要歇一会，你招呼着行李来了，叫人送上来。”说着便各自躺下了，微微打了个盹，才觉好些。

两人起来已是申牌过后，电灯已开了火，他们打开了包里，取出衣袜换了，又检点行李，没有遗失，便商量着要出去吃饭。栖桐道：“我们久没到上海，不晓得是哪家馆子好些，我看还是此地吃吧，也清静些。”梁甫同意，便喊了声茶房，不见答应，却忘了房里装着电铃，栖桐因走到房门口去喊，奇巧不巧，对过房门推了开来，一个人站在房门口，正要出去，看见栖桐，便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眼，似乎要招呼的样子。栖桐也把他看时，只见那人三十上下年纪，一个黑苍苍的脸儿，唇上留着两撇须，目光清锐，态度安详，穿着深红摹本缎子棉袍，却油光光的变了紫色，罩着海虎绒对襟马褂，足蹬缎靴，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栖桐怔了一怔，心想这人好熟，一时却想不起来。那人忽地笑道：“请问尊兄，可是姓赵么？”栖桐一听他的口音，顿时忆起，失声道：“噢，你难道便是程伯生兄？”那人微微一笑道：“许久不见了，栖桐居然认不出是我吗？”栖桐大笑道：“好好，这真是相见不相识，你几时留的胡子？怪道我尽想不出是你。”说着，一手拖着程伯生的手道：“来来，这边坐吧。”梁甫一见，忙忙起身相迎。通了名姓，大家坐下。

书中且叙那程伯生，也是江南通州人氏。少年读书，颇有奇气，后来留学东瀛，便入了同盟会，会中人推许他心思周密，做事沉毅，便十分借重他。他也

不过借留学之名，一心经营他革命事业。数年来，奔走南洋，勤劳备至。这回举事，江苏方面却是他和几个同志担任的。栖桐自与他相识以来，颇倾慕他的才干气度。伯生也很佩服栖桐的文学，识面未久，却已鱼雁常通，交情颇密。当下栖桐便问道：“我一到此地，就想找你，却不料毫不费事，就碰见了。现在此间进行得如何？你是个目光远大的人，自然能穷其利害，请你说来。”伯生捋了捋胡子，说道：“也没什么，只苏州已于昨日反正了。各地闻风响应，现在一面会师攻取南京，一面议设临时政府，大约瓮中之鳖，不难一鼓而下。就是建设一方面难些。”说到这里，却笑了一声，截住不说下去。栖桐道：“究竟南方民志开通，办事容易些，就是吴越士气文弱，不能强毅，一临艰巨，便不可知了。”伯生听着，也点了点头。梁甫道：“我们怎样呢？还是出去，还是在家里吃？”栖桐道：“出去吧。伯生总在行的。”伯生笑道：“这也没什么在行不在行，不过我有一个地方，你们如果肯去，便一齐去。”栖桐道：“是，哪里呢？”伯生道：“你试猜来着。”栖桐笑道：“这怎么猜，莫非是吃花酒？对啦！我看你的神气就知道。”

伯生道：“老实对你说吧，是确是吃花酒，但是并不是我请的。横竖那做主人的人，你也认识。走吧！咱们就到迎春坊去。”说着站了起来。赵苏两人本来无可不可的，便依着他。栖桐便关照茶房锁了门，一同出来。

迎春坊离此不远，三人也不坐车子，一壁走着一壁讲话。不一会已到了迎春坊四弄。伯生走到第三家门首，便站住了。举头看一看，见有一块玻璃牌子，写着青凤两字，便回过头来，招呼了赵苏两人一同走进。楼下龟奴，高喊了一声：“客人上来。”三人走上扶梯，东边门首早走出几个娘姨大姐，见了伯生笑咪咪的道：“程老来了，诸少已等的不耐烦呢。”栖桐、梁甫跟着伯生进去，只见那主人家已迎了上来，仔细一看，一把携住了栖桐的手，说道：“原来是你来了。”接着呵呵一笑。正是

惊浪奔波犹昨日 清樽银烛又今宵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第二回

光阴逆旅慷慨悲歌

风雨飘零名姬身世

却说前回书中说到栖桐一进房中，就给那主人一手携住说道：“原来是你们来了。”栖桐举眼对那人一看，也堆下了满面的笑容，叫道：“仲泉，你好乐呵！别的不说，我先要罚你三大杯。你请客如何不请我？直要等人家闻席做不速之客呢？”仲泉哈哈一笑，别过头对伯生说道：“这奇不奇！谁又知道他来了。上半天还在海船上呢，倒就怪起人家来了。”伯生微微笑道：“不闹吧！我给你们两位引见，这是诸仲泉兄，是我们的老兄弟。”又指着梁甫道：“这位是苏梁甫兄，是栖桐的同砚主文。”梁甫便也和仲泉握一握手。免不得道了声“久慕。”大家随意就座，房侍献上茶来。栖桐留神看那屋子，陈设得颇为不俗，靠窗一张红木的长桌，桌上放着一架时钟，一个笔砚盘，乱堆着些纸票儿。左手放了张司浚零圈椅，椅后一架玻璃书橱，也放置几部《红楼梦》、《三国演义》之类，还有些弹词小书。壁上挂了几副对联，四张玻璃壳子的西洋水彩画；两旁边一式的红木几椅，靠壁一张铁床，垂着白罗洋式纹帐，床前梳妆台上安着两架玻璃瓶花，上面一副小联，写的是“青衫红粉总多情，唱遍那丑奴儿令粉蝶儿令；凤泊鸾飘同一概，醉倒在黄四娘家吴二娘家。”下款是滇中倦客。笔意倒也恣恣。栖桐看了一会，只不见室中的主人，忍不住问仲泉道：“你那位青凤呢？”便有一个娘姨接口道：“先生出堂差去了。对不住大少，请等一会。”伯生问仲泉道：“你还有几客？”仲泉皱了皱眉，在半臂袋里摸出一只打黄金表来按了一按道：“七点钟了，怎么他们还不见来，怕是不来的了。我们吃起来吧。又没有外客，就是郑鼐公和孙公是两人。”伯生摇摇头道：“鼐公府里有事，怕不能来。公是早上接了松江军政分府一个电报，怕是已经回去了，不必等了，招呼他们就摆起来吧。”仲泉答应着吩咐下去。那班娘姨们便七手八脚的摆起台面来。仲泉走到靠窗桌子边，一手拿着笔，一手拿了一大叠局票，要各人叫局，先问梁甫，梁甫道：“我是才到，实在没有，怎么办呢？”栖桐笑道：“叫主人家写一个就得了。”